

PMP2【四人組隊任務】淹雲秘聞

【任務內容】：

連續幾個禮拜的大豪雨讓淹雲鎮陷入陰霾，即將收成的農作物也因此毀壞，居民們也因多日無見陽光顯得陰鬱。看似天災的豪雨，在降露寺的寶物被盜後陷入了混亂，而一些奇怪的跡象也接二發生，信仰虔誠的居民們認為一定是觸怒了神明才會引起災難。

為了安撫鎮民的情緒以及查明真相，茴香請求願意幫忙的訓練家前來協助。

本次參與訓練家：**望梭**(橘字)、**時鍊**(紫字)、**諾·威爾**(灰字)、**諾爾**(綠字) 後面兩位只是名字比較像

=====拉線後開始任務接龍=====

戰勝了銀菱道館後，望梭再次過起了遠離城鎮的半隱居生活。

因為自己身邊的幽靈數目已經多得快要失控了。

漫無目的地在城鎮間的郊外地區遊走著，望梭倒也不覺得枯悶。跟夥伴們邊移動邊互動，享受悠閑的時光。

直到一天，身邊的夥伴突然團結一心，拉著望梭向一個方向死命拖。

「再走下去的話，大概會到淹雲鎮了吧？」也沒去深究夥伴們的行為的意思，望梭跟著夥伴們走。拿著通訊器查看地圖，大概判明了走進的方向。「那邊是有些甚麼吧。」

淹雲鎮是個交通不便的地方，沒有太多旅者。望梭曾經到訪過幾次這個偏僻的小鎮，她很喜歡鎮上寧靜的感覺。

然而，這次還沒靠近城鎮邊緣，她就感知到，那不尋常的人數。

再往淹雲鎮的方向走，人愈來愈多。他們看起來並沒有從前的悠閑感，反而是各種慌亂。

「這就是你們把我帶來的原因嗎……好像不是呢。」翻開通訊器查找，得知了鎮上最近發生了的大事。本以為夥伴們是為此把自己帶來幫忙，但看他們的表情，望梭覺得那只是巧合。「雖然不知道你們為甚麼拉我來這裡，不過既然都看到了也不能不管呢。」

拿出筆記本，把除了菲瓦外的夥伴該收進球裡的收起來，該塞進影子裡的藏好藏滿，略整理一下身上披著的靈界之布，朝人群最集中的地方走過去，看看找不找得到可以打聽現況和尋找能幫上忙的地方。

※

距離成功挑戰銀菱道館已經過了好幾天，按照和十世的約定，時鍊正埋頭奮幹去做一件事——找一個人。

當中所需的時間和路上的風險都無法預料，他也只能盡量作好準備和各種對策。物資的補充正是其一。時鍊途經淹雲鎮添購裝備的同時，意外收到了淹雲道館訓練家茴香的訊息。

【鎮上的寶物在大雨中被偷走了，希望訓練家能提供協助。】

雖然時鍊對淹雲鎮發生罪案感到了同情，但是他現在並沒有幫助別人的餘裕時間和心力了。指尖輕壓著螢幕停住了幾秒，最終還是滑過了這則廣發給訓練家的公告。

接著而來彈出的下一條消息卻是：當地大雨觸發土石流淹沒了民居，疑似有居民失蹤。

本來還是漫不經心的神情一肅，大概是想起了什麼，少年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

「……」

喉頭好像被什麼尖銳的東西卡在裡面，麻麻痛痛，一陣令人不適的窒息感在胸口中翻動。黑髮少年出神的瞪著螢幕上被加粗的新聞標題，愣是一言不發。

「ジュ—ジュカ——？」

看到訓練家異常的反應，守候在旁的蜥蜴王不禁發出疑惑的叫聲。

過了幾分鐘，時鍊僵硬的嘴角終於泛起一抹飽含苦悶的輕笑，望了一眼左邊沒有持著手機卻一直攥緊的手心。他把手機隨便塞進褲袋，打開左手，空著的右手小心捏著一個金屬墜飾——連同已經斷裂的銀鏈一起慎重地裝回小盒內，然後塞進風衣前胸附近的暗袋中。

「抱歉啊，翠。看來我們還是得繞一下遠路了。」

他無可奈何聳一聳肩，順帶抖下肩上的雨滴，抬起手一指扣住鴨舌帽緣，調整好大風雨中被吹移的帽子的位置。對著夥伴的背部安慰似的拍了兩下，把蜥蜴王收回來。

一旦下定了決心就會展示出高超行動力的訓練家毫不遲疑的從隨身的寶貝球中放出了盔甲鳥，直奔土石流災現場。

※

就這麼剛好的，在收到茴香館主的請託、趕到淹雲鎮的前一晚，發生了民宅被土石流掩埋的意外事件。白髮訓練家諾·威爾只好將原本在一天只有兩班的登山巴士上惡補的寶物遭竊資料拋諸腦後，一下車就趕往事故地點。

『其實原本就沒看進去多少吧！』明明一翻開資料，第一頁就頭暈眼花、第二頁就噁心想吐，第三頁就整個人直接倒在資料書上了的說。跟著一起跳下車的哈力栗一邊在心中默默吐槽著不中用的主人，一邊努力邁開小小的腳步跟上對方。

在登龍瀑布附近已經聚集了一些村民，鏟子啦鐵鍬啦十字鎬啦，各種挖掘工具紛紛出籠。在揮汗如雨的粗曠男人們之中，身形瘦弱、兩手空空的青年額外引人注目。

「少年耶，你怎麼什麼都沒有？要不要借你一把工具？」
「謝謝您，請先放在那裡——我要先增加一點『人手』。」

諾·威爾從腰後掏出兩顆小圓球，按下按鈕後拋出。

隨著煙霧散去，出現的是一隻高達兩公尺高的黏美露龍，和龐大身型呈對比的，是一被放出來後就興高采烈的鳴叫著的、孩子氣的歡騰著的動作。而在她身邊、表現出完全相反的態度的，則是隻擁有著漂亮毛色、但卻用冰冷眼神斜睨著圍觀人群的阿勃梭魯。

「抱歉，小黏，在巴士上太窄了不能放妳出來.....現在是妳大展身手的時候了。」輕輕拍著黏美露龍蹭過來的頭顱，青年看向以標準姿勢端坐著的阿勃梭魯和向黏美露龍打著招呼的哈力栗。「小哈也用籐鞭幫忙移開砂石吧，小梭要顧著不要讓女孩們受傷了。」

小黏從鼻孔哼了口氣，像是說著『就交給我吧！』一樣，舞起頭上兩條長長的觸角、一條一塊的搬開石塊。短短的兩隻手也沒閒著，用粘液黏住身邊的石塊揮開。在她身邊的小哈也揮起兩條籐鞭，也是一鞭一塊的料理起比較大的石塊。

在兩個氣勢萬千的女孩們揚起紛飛的大小石塊時，靈巧的在傾倒的樑柱間跳躍著、審視著是否有受困者的小梭，還要隨時趕著將可能飛向別人的石塊劈開、兼職起早已習慣的苦勞役工作。

「.....與其說是不要讓女孩們受傷，不如說是不要讓女孩們傷到別人吧。」

看著忙碌奔波的阿勃梭魯，將背包與外套暫放在一旁、執起向村民借來的圓鍬加入挖掘行列的青年苦笑著。

※

「.....」這種事情，跟我有甚麼關係啊...

諾爾拖著身子往山上走著。

才剛結束道館戰，出門就隔壁棚的館主還被塞了委托，這連他自己都無法理解為什麼可以這麼衰小。

這種事情就算解決了對自己也不會有甚麼特別的好處吧，如果是館主直接送自己徽章還好說...把訓練家當無薪勞工怎麼說都不太好吧。

再說，把這個委托完成了又怎麼樣呢，說著「為了居民」之類的好聽話，事實上是不是只是怕自己自願動了手結果沒處理好會被大家討厭呢。畢竟堂堂館主，這種事情應該不難解決才對。

而且這個事情解決了，也只會獲得大家的讚賞而已，被委托的訓練家真正想要的東西又有誰能給予他們呢？難道我搞定了這個事件，潔(媽)咪(媽)就會出現在我面前嗎。

明明已經努力找過了也追尋過了，為什麼就是沒辦法留住呢，為什麼無論自己怎麼跑都追不上呢，為什麼潔咪們要不留一點情面的在我眼前全數飛走呢。

自此潔咪事件之後便負能量大爆發的諾爾，板著臉沿路踩著小石子，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還是乖乖的往目的地前進。

走著走著，腳下一滑，少年平衡往旁邊倒去。

「哇啊？！」

原以為會一頭栽進土裡的身體，倒在雖不太軟但怎麼樣都比地面軟的寶可夢身體上。

「.....」雷電獸不發一言，默默把諾爾頂了起來，甩甩了身下的髒土——髒了自己怎樣都比髒了主人的衣服來得好。

「喔.....謝謝。」最近的雨災實在讓人煩躁，地面濕濕滑滑的不說，連泥土都變成軟軟爛爛的，走起來有夠噁心....

....這麼說來。

留意到雷電獸身上的爛泥，諾爾好像想到了甚麼，打開通訊器看了看早上隨手滑掉的新聞。

「在哪....啊.....就是這個了。」

降露寺附近的土石流災。

滝雲鎮雨災、降露寺寶物被偷、附近山頭的土石流.....雖然不知道有沒有關連，不過既然現在也不知道從何入手，就姑且先去看看吧。

答應了要幫忙就要做到最好，這是福雷斯特家代代相傳的家規。

※

「.....！」

「.....尼瑪？尼瑪！」

最先注意到的是用前爪刨著石堆的小梭，他一眨眼、猛地抬起頭，目不轉睛地盯著某個方向。注意到他的行為，運著滿懷小石塊的小哈好奇地順著他的視線望過去，卻意外地看到了一個似曾相識的人物，於是小哈邊出聲叫喚、邊伸出條藤鞭輕輕拍著自家主人的後腦勺。

「小哈？怎麼啦？午餐時間還沒.....」

正和小黏合力(雖然有一大半的力都是小黏出的)搬著一顆巨大石塊的諾·威爾轉過頭，正好看見了那個朝這邊移動著的身影。

「啊，你是……」

「……諾？」頓了一下才認出眼前灰頭土臉的人，「…好久不見……」

這麼說來，自己真的躲起來有一段時日了呢，人家……還會記得自己嗎？明明當初還是自己活蹦亂跳地說要交朋友的。

納悶。

歪著腦袋看著面前比自己矮一些的少年，白髮青年眨眨眼，然後露出燦爛的微笑。

「你是諾爾對吧！你託付給我的小爾已經進化成麻麻鰻魚王囉！當然這也要感謝時鍊的幫助啦，要是我自己的話大概還沒辦法進化他呢……總而言之，小爾過得很好、進化後也變得很帥氣喔！改天我帶他來讓你看看——咕喔嘆！」

小哈用藤鞭手刀打斷了自家滔滔不絕的主人的話語，不知道為什麼這傢伙的記性好到不行、莫非是受過什麼專業訓練？但是都沒注意到面前的綠髮少年已經不知道這話該從哪一段接起才好了嗎？面對朋友時一股腦的傾注熱情、坦誠以對的單純個性，常常令諾·威爾身邊的寶可夢們各種捉急。

因為只要是和自己對上眼、說過幾句話的人形生物，這個單純的大男孩就會將對方劃分到「朋友」的分類之中——無論對方是肝膽相照的訓練家朋友，或是不懷好意的詐騙集團。

看了一眼後面的泥土堆，看起來比想像中嚴重呢…也難怪會上新聞了。

視線移回到諾·威爾跟其寶可夢的身上，感覺好像挺累的呢…

「請問…有需要幫忙…嗎……」

「啊，可以嗎？太好了！啊、對了，不知道你——」

『轟隆隆隆——』語音剛落，身後遠處的一大片土壤又沒有任何預兆的滾了下來。

伴隨著附近人員的驚叫聲。

「喂喂——！你們那邊沒事吧！」

「…那個誰誰誰剛剛不是還在那邊收東西嗎！？」

「真的假的……快來人救人啊！！」

感覺那邊更需要人手呢…

正想著要不要跟威爾說聲不好意思再過去幫忙時，盡是泥黃色的視野裡闖進了一抹藍。

就在方才塌下來的山坡上，有隻小小的迷你龍，驚慌失措地看著山下忙東忙西的人們。

直覺告訴諾爾，這隻與這個地方格格不入、一幅「感覺就是知道內情」的樣子的寶可夢，跟這一連串的事件說不定有甚麼關連性。

似乎是感覺到了有誰在盯著自己，或者是驚覺自己的存在可能會被誰發現，小迷你龍的視線開始不安地四處遊移。

最後，跟諾爾對上了眼。

像染了血、又像是過分濃郁的紅酒般的眼眸，加上少年本身不擅處理的恐怖表情，成功地把小迷你龍嚇了個破膽。

基於生物的求生本能，弱小的物種遇見能威脅到自身生命的危險時，所反射性作出的應對方式只有一個——逃跑。

就在那麼一瞬間，迷你龍像條小蛇一樣消失在諾爾的視線範圍裡。這讓他更加確信，這個小不點應該知道些甚麼。

「普洱、追上去！」一聲令下，一道白光從包裡竄出，忠心耿耿且隨傳隨到的雷電獸，絲毫沒有一丁點質疑就衝了出去。

「....諾，我忽然有點事情想調查看看...這邊.....先交給你們了！失陪！」諾爾超沒紳士風度也超級不負責任的扔下一句話，便跟著雷電獸一併奔離，「抱歉、我等一下會再回來幫忙的！」

「欸？等等！諾爾？」

來不及阻止，綠髮少年已經和雷電獸一起成為視線中的兩個小點了。諾·威爾楞楞的垂下舉在空中的手，一臉惆悵。是因為用一手就能數完的「真正的」朋友來去一陣風而感到失落了嗎？小哈嘆了口氣，舉起籐鞭想拍拍自家主人的後腦勺安慰對方。

「原本想問他晚點要不要一起吃午餐的.....好痛！」

安慰的拍拍又變成了吐槽的手刀，小哈丟下眼角噙著淚、癢著嘴的，外在十七歲、內在七歲半的訓練家，追上小梭和小黏的腳步、趕去剛才新坍塌的地方幫忙搜救遇難人員。

「嗚嗚.....小哈好過分.....」七歲半的白髮青年吸吸鼻子、超級認真的陷入了自家御三老是對自己暴力以待的哀傷與反省之中——雖然根本還搞不清楚原因是什麼，但是先反省就對了。雖然是這種少了好幾根筋的個性，諾·威爾閉起嘴時倒還有幾分耐看，加上憂鬱的情緒使然，微微皺起的雙眉、緊緊抿著的薄唇，讓他看起來就像是不知道從哪部文藝片裡跑出來的憂鬱男主角。

當然，只要與諾·威爾稍微熟一點的訓練家都知道：只要白髮青年一開口，這幅唯美的形象就能瞬間崩毀得一乾二淨。此刻，遠遠的看到了這個畫面的某位訓練家，心中便滿是這種不知道該不該出聲打斷對方或是乾脆就讓對方繼續文青下去還比較清淨省事的糾結。

時鍊騎著盔甲鳥一路飛來，越過了倒塌的樓房和斷裂的樹幹後，在低空中盤繞了幾分鐘，終於找到比較穩固的土堆降落。

稍作安頓後，訓練家把飛累了的金屬大鳥收回到球裡好讓他補充體力。爾後他重新環顧了一遍四周，確認自己的目的地就抬腿往前跑動。

「啊、等一下！」

少年的叫喚從遠方而來。同時間，兩抹藍色的身影一前一後向著自己的方向如迅雷般快速疾馳。擦身，離去，不過是一個眨眼的瞬間。他們衝刺所引發的氣流吹得時鍊的衣袖一抖一抖。

「？」

時鍊挑起眉，訝異的盯著眼前那張熟悉的臉孔一閃而過，對方神情緊繃(並且有點扭曲)，氣喘吁吁地追趕已經跑遠了的兩隻寶可夢，似乎沒有留意到時鍊的存在。

「……」

見識到自己無視掉的現實，時鍊面無表情的放下舉起了一半的手臂。順便擦掉了臉上沾到的被揚起到空中的塵埃，繼續前進。

本來還想跟久違不見的友人打個招呼，不過那個名為諾爾的綠髮少年好像在處理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這次就算了。

才怪。

——【小子你給我等著。:~】

就這樣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把惡意短訊發到諾爾通訊器上的時鍊，其實也沒料到他們很快又會再見面。

話說回來，茴香的求助訊息是公開發放給大家，相信收到委託後馬上趕來支援的熱心訓練家為數不少，或許諾爾就是其中一員？

——啊啊，那麼等一下搞不好又會遇到哪個熟人嗎？！

時鍊有點暴躁地踢開橫在腳邊並多次差點絆倒他的樹木殘枝後，習慣性抬起了頭，因此不小心看到【那個景象】。

「……阿諾，你這是在幹什麼。」

從遠處觀察了一陣子，終於下定決心靠近疑似沉思者的某人，時鍊嘴中吐出了完全沒有半點疑問語氣的陳述句。

今天之內巧遇的第二位友人—身上充滿柔和氣息的白髮少年，他望向前方的側臉帶著鬱鬱不歡的情緒，好像陷入了某種詭異的神遊狀態之中—至少時鍊是這麼認為，所以他左右兩手一抓住對方有點瘦削的肩膀，開始搖晃。

「喂，到底在幹什麼啊！？」

「……欸？啊！」被對方有力的搖晃喚醒，諾·威爾眨眨眼睛、看清來人後，立刻露出崩毀唯美假象的燦爛微笑。「時鍊！」

剛才才跟別人提起的朋友正帶著30%的煩躁、70%的一臉問號，皺著眉頭瞪著自己。

啊，是那個鋼系廚=訓練狂=蹭飯王嗎？在眾人好不容易把只是收個東西也被埋起來的倒楣鬼搶救出來時，終於想起被遺忘的訓練家而折回來看看情況的小哈看到的就是這麼一個景象——前一刻的陰鬱氣息完全煙消雲散、現在笑得比太陽還燦爛的大男孩正抓著因為這股熱情而滿臉錯愕的、另一個「真正的」訓練家朋友的雙手、用力搖晃著。之前參加草系寶可夢女子交流聯誼會時，對方的蜥蜴王對自家主子簡短又貼切的幾個形容詞像跑過草原的肯泰羅一樣的跑過哈力栗小小的腦海中。

「我剛剛才跟諾爾提到你呢！你也是來幫忙的嗎？那個訊息……啊！」
「怎麼了？」被對方突然的呼喊聲稍稍嚇到的黑髮少年瞪大了紫色的雙瞳。
「那個，時鍊，等等要不要一起吃飯唉喲！」

收回藤鞭，小哈踩著小小的腳步走到兩人身邊，無視揉著後腦杓抗議著「小哈好過份喔！」的七歲半訓練家，舉起一手向對方打招呼。

這種畫面似乎似曾相識啊，難道草系御三的個性都是這樣的嗎？時鍊默默想著。

「說起來，坍方的地方已經都處理得差不多了吧。嘖，白來一趟了？」視線左右巡視著，雖然現場依舊一片混亂、殘垣破瓦遍佈，但是搜救行動似乎已經告一個段落、所有的受困者都已經被安全救出，居民們也開始準備著手開始清理現場。黑髮少年聳聳肩，這裡看起來已經沒有需要自己支援的地方了。

「欸？時鍊你要走了嗎？」注意到對方的動作，猜中了對方心思的諾·威爾皺起了眉，表情看起來就像是下一秒就要被主人棄養的小約克一樣：「不是說好了要一起吃飯的嗎？」

明明剛剛才對諾爾的窘迫完全無感，現在反而對時鍊的打算了然於心，你是多怕被人留下啊？還有，人家根本沒答應你吧？用死鯉魚王眼瞪著正在一哭二鬧的白髮訓練家的小哈垂下肩膀、嘆了一口小小的氣。而在她身後，好奇的眨著眼的小黏和一臉複雜表情的小梭也靠了過來。

「所以說我根本沒有答應……嗯？什麼人！」對明明比自己年長幾個月卻表現得像是七歲半的訓練家感到稍稍頭疼，時鍊摸摸後頸、無奈地移開視線，卻剛好撇見一道倉促閃躲在樹叢中的影子。黑髮訓練家瞬間切換到戰鬥模式，壓低身體、握緊雙拳，瞪視著還在微微晃動著的矮灌叢。

「噫！什麼東西……！」看起來比被威嚇的對方還更加驚嚇的諾·威爾整個人跳了起來、抓著時鍊的肩膀，一邊顫抖一邊努力的嘗試著把自己藏在黑髮少年身後。

該說是窩囊的樣子嗎？之前參加什麼遊樂設施時甚至還死死揣著比自己嬌小許多的女孩子衣角前進呢，小哈感覺自己似乎也被傳染到頭痛了，然而就是因為是這樣完全派不上用場的訓練家，就是沒辦法的只好由寶可夢們來照顧他了。甩甩腦袋，小哈也提高警覺注視著草叢，兩條藤鞭輕輕地晃動著。小梭也放輕了腳步，貼在抖如米篩的白髮青年腳邊，小黏倒是很好的得到了自家訓練家的真傳、狀況外的一頭霧水。

沉默——如果忽略某人恐懼的嗚咽聲的話——的場面持續了數息，然後草叢劇烈的搖晃起來，接著，竄出了一顆黝黑的小腦袋瓜。

「……？」「……啊！」

從草叢中怯怯的探出半個身體的，是一隻嬌小的單首龍。

因為看不見、只能憑著氣息感覺周圍的小單首龍抬起臉、在空氣中嗅聞著，雖然被剛剛那聲喝令嚇得不輕，還有那種古怪的哀鳴聲也令他卻步，但是那股氣味仍然環繞著周圍，強壯的、能夠協助自己脫離困境的那個對象——

確認了目標位置的小單首龍咬咬牙，用豁出一切的氣勢衝了出來，一邊發出微弱的叫聲一邊用力撞進「那個人」懷裡，緊繃已久的神經與疲憊至極的身體瞬間鬆懈下來後便是一場大哭，他哭得聲嘶力竭，把眼淚和鼻涕全抹在對方柔軟又富有彈性的肚皮上。

「……啊勒？」現在是什麼情況？兩個訓練家和一綠一白的兩隻寶可夢就這樣瞠目結舌的看著嚎啕大哭著的小單首龍，以及他依偎著的、因為這一下直擊腹部的衝撞而看起來痛得也快哭出來了的小黏。

最先回過神的黑髮少年定睛一看，注意到了小單首龍身上異常多的傷痕。

「阿諾你看，這隻單首龍好像受傷了。」「欸？」翻出圖鑑、滑了幾下螢幕，時鍊將手掌大小的機械越過自己的肩膀遞給身後的大男孩，後者抽抽鼻子，用一手接過圖鑑看著。

是說你的另一手打算抓著人家到什麼時候？解除了警戒狀態的小哈忍不住又開始在心中吐槽起自家訓練家。

即使是因為看不見而常常受傷，這隻小單首龍身上的一些傷口卻明顯不是普通的碰撞會造成的，最明顯的就是在他短短的右前腳上，一個橢圓形、像是猛獸齒印的傷口，還滲著微微的血跡。

「……這是盜獵者的陷阱夾吧。」「欸！」收回圖鑑、慢慢接近現在已經轉而抽噎著的小單首龍，時鍊蹲下身審視著那道傷口。因為沒有東西好抓而手足無措的諾·威爾非常認真地吃驚著，然後也跟著蹲在黑髮訓練家身邊，對於這個三字詞彙的不愉快經歷浮現心頭，讓他少見的露出了複雜的表情。

那隻渾身浴血、向自己求救的小火馬，那股盜獵者加諸在無辜生命之上的純粹惡意，讓自己渾身顫抖，讓自己痛哭失聲，然後……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欸？」

沒有注意到再度陷入「某種詭異的神遊狀態」中的友人，時鍊冒險的輕輕伸出手、撫上小單首龍的背脊。小小寶可夢渾身一震，在察覺到對方的身分後畏縮的將自己更埋進小黏的懷裡。果然是人類造成的傷害嗎……黑髮少年啐了一聲。

「也許你現在還很怕我們，但是我還是覺得要送你去一趟寶可夢中心。」耐著性子、時鍊試著向顫抖著的小寶可夢解釋現況，然而當小單首龍終於聽懂了對方的意思後，卻一股腦地搖著小腦袋瓜。他急切的咬住小黏的尾巴，試著將她拖往某個方向。然而除了讓對方疼得哇哇大叫以外，他完全沒辦法讓那龐大的身軀移動半分。

「……看起來他似乎遇到了什麼麻煩。」搓著下巴思考片刻，時鍊轉過頭叫喚已經不知道神遊到哪裡去的白髮訓練家：「阿諾，先把你的黏美露龍收起來、免得她的尾巴被咬斷了……然後讓我們跟他去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欸？啊！喔！」好不容易回過神的諾·威爾拿出寶貝球，將垂著淚、抱著自己尾巴吹氣的小黏和已經無聊到伏下身打起瞌睡的小梭收回球裡。發現求救的對象不見了，小單首龍著急地大叫著，半跪在原地打轉著的小寶可夢面前，時鍊伸出雙手、用力捧住那張已經急出眼淚的小小臉頰。

「你想找的救星，是這傢伙的寶可夢。」雖然對方看不到，黑髮少年還是下意識地用下巴指向身後一臉擔憂的靠過來的友人，時鍊認真地注視著小單首龍，沉靜的語氣與認真的態度，讓躁動著的小單首龍漸漸冷靜下來。「而我們，是寶可夢訓練家，和傷害你的人類不同……我們會幫你的，現在告訴我，你想要帶我們去哪裡？」

小單首龍揚起頭，像是想藉由嗅聞空氣來分辨面前的黑髮人類的話語的可信度。猶豫一陣後，他轉身、朝來時的方向奔去。

「——走吧！翠！阿諾！」熟練的拋出寶可夢球，煙霧散去後，陪伴自己最久的搭檔——蜥蜴王現身在自己身邊，循著小單首龍消失的方向、時鍊如離弦的箭矢般衝了出去。蜥蜴王也以同樣敏捷的動作快步跟上。

「欸？等等！時鍊……！」手忙腳亂的抓起後背式灰色背包，諾·威爾慌慌張張的追著友人的背影跑著，氣喘吁吁，跟在他身後的小哈又嘆了口氣。平平都是十七歲的訓練家，怎麼能差這麼多啊？

在十幾分鐘的路程之後，一棟小小的廟宇現身在樹林之間。

「這是……」跟在小單首龍身後的時鍊停下腳步，打量著這座寺廟。蜥蜴王——翠，也跟著停下來、警戒著四周。接著出現的是小哈，她急急的踱著小小的步伐想跟上黑髮少年，然後又彷彿想到什麼似的轉過身、伸出兩條藤蔓，把喘到上氣不接下氣的自家主人從草叢中拖出來。

「看來這就是滝雲鎮有名的降露寺了，也就是寶物被偷走的地方。」

「呼……呼……哈啊……哈啊？」

「你不是因為寶物被偷的訊息才過來調查的嗎？至少也把案發地點調查一下吧……」明明自己才是那個原本只打算救人的人，怎麼眼前這個來調查事件的傢伙感覺比自己還狀況外？

「哈……因、因為……資料……」連第一頁都沒看完就不省人事了嘛，白髮青年說不出口。

小單首龍領著一夥人過來的路直通降露寺的後院，有別於一般人聲鼎沸的寺廟，這裡顯得安靜到有些詭異。

「嗨小東西，所以你遇到了什麼麻煩？」時鍊蹲下身，和小單首龍對視著。小小的龍系寶可夢「看了看」眼前一臉淡定的黑髮少年及他身旁眼神銳利的蜥蜴王，再「看了看」後面喘得快趴在地上的廢柴訓練家和一臉空靈的、用藤鞭撐著對方免得對方真的仆街的哈力栗，然後果斷的在心中將求救的對象調換了一下。

小單首龍咬住了時鍊的袖子，努力的將他往寺廟後面的牆邊拖。

「欸？等等，呃……」

在木造建築的角落，一個大小剛好夠小單首龍通過的洞正坐落在那邊。

「……」

看著小小嚮導就要熟練地鑽過去，時鍊急忙將他一把抱住：「喂喂喂，給我等等，這個洞也太小？！……還是從前面走吧。」

小單首龍聞言，縮起身子、發出害怕的低鳴。

「呼……他不想從前門、走嗎……？」好不容易能夠站起身的諾·威爾靠了過來，眨著喘到泛淚的藍色雙眼看著瑟瑟發抖的小單首龍。「唷——看他這麼害怕，案發現場應該就在前院了吧。」在心裡將斗膽幹出這種事的盜獵團問候了一遍，時鍊站起身：「沒辦法了。鑽吧。」

「……欸？欸欸！」

※

望梭低估了救援行動的忙碌程度。

滝雲鎮本來就是個人口不多的城鎮，現在幾乎是鎮上所有的勞動力都在幫忙處理泥石流和尋找遇險人士。

望梭捧著筆記本想要詢問狀況還有自己能去哪裡幫忙，可是所有人都很忙的沒空管一個不說話的路人。就算偶有停下休息腳步的人，卻也沒這耐性去看完筆記本上滿滿的文字。

「……」橘毛訓練家只能摸摸鼻子，自己到處溜達，看看還有沒有哪裡能出一分力去幫忙。

走著走著，跟在身邊的差不多娃娃抖了抖耳朵，然後扯了扯望梭的靈界之布。

※

跟隨著耳朵抖抖的歐瓦走，一行人最後來到了一個隱秘的山洞。

洞穴很深，站在洞邊根本看不到裡面的情況。

『裡面的確有著微弱的氣息，但誰知道這是不是甚麼陷阱啊，裝作弱小然後等待獵物的生物也不是不存在，貿然進去太冒險了。』奈瓦往前走兩步，然後皺著眉退回來，轉身想要跟同伴討論。

然後就看到望梭捏著一個小小的光源，大搖大擺的走進洞裡。

奈瓦覺得自己腦裡有些甚麼線斷掉的聲音。她一個箭步，咬著望梭的靈界之布把一臉茫然的訓練家拉回來。『我才剛說完可能會有危險啊啊啊啊啊啊——』

叫得很淒厲，咬得很用力，奈瓦不顧儀態的把人扯回洞口。『我才剛說要小心，你們是聽不見還是聽不懂啊——明知道這傢伙會亂來你們怎不阻止她啊——』

歐瓦笑著說她只是個弱小的醫療兵可沒本事阻止訓練家的行為。
迦瓦躲在影子裡，反而期待著自家訓練家走進去遇到有趣的事可以大鬧一番。
拉瓦跟菲瓦待在球裡，表示自己無能為力。
雪妖女一臉倒是不太認同的敲了望梭一下，不過也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了。

「嘛，反正有甚麼事，炸掉就好啊。」望梭一臉無辜的捏著光源，歪頭看向正在抓毛發飆的九尾。「奈瓦你不用太擔心，有危險的話我會保護你的喔。」

危險發言。

自從上次的意外後，這傢伙的思考愈來愈危險愈來愈跳痛了。

『是我們保護你才對吧——』奈瓦真心覺得自己早晚會得壓力禿。而雪妖女只是再敲了敲望梭的頭，但奈瓦估計她的重點不是危險只是覺得女孩子不該亂炸東西……

總之，重整隊伍，一行寶可夢+一人小心謹慎的朝洞裡走去。

事實證明奈瓦的確是有點多慮了。他們沒走多遠，只是不到二十步的距離再拐一個彎就已經來到了盡頭的一個大洞穴。

沒有埋伏，沒有陷阱，只有散落一地的樹果，跟一隻白色的寶可夢躺在地上。

「這是…甚麼寶可夢？」望梭在記憶裡搜索，但並沒有想到有關這隻寶可夢的資料。「是跟瑞瑪瓦一樣，來自其他地區的寶可夢嗎…？」

聽到寶可夢的低喃聲，望梭才驚醒這不是查明這隻寶可夢的真身的時候。

粗略看過去，大寶可夢身上的傷口看得出是在復原過程中因為劇烈活動而再次裂開好幾次，身體也因為多處受傷陷入了昏迷的自我保護機制中。

地上的樹果有些還保持著完整的模樣，而寶可夢身邊散落著多少被啃咬過的痕跡，想必是這隻寶可夢試圖透過吞嚥樹果來恢復體力。

「歐瓦，拜托你了。」望梭趕緊往後退開，跟夥伴一起立刻讓出了空間給隊上的醫療兵。

雖然外表向起來很無害，但歐瓦的實力是妥妥的——不論是戰鬥，還是治療技術上。

平米常嬉皮笑臉的差不多娃娃知道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雖然還是掛著笑臉，但從氣勢的改變可以知道，她進入了醫護人員的專注狀態。

上前拉起耳朵像聽貼在白色寶可夢的身上監察著對方的情況，手按在寶可夢身上，使用了治愈波動。在治愈波動的幫助下，寶可夢的臉色漸漸好轉，呼吸也變得平穩起來。

而望梭也沒有閒著，把背包裡的用品全部翻倒出來，找出急救用品。治愈波動比起外傷，更多的是恢復體力。寶可夢身上的傷口還是得靠其他東西來加速療合。

在歐瓦專心使用治愈波動的時候，菲瓦和迦瓦把散落在附近的樹果通通集中在一起，帶過去讓望梭把藍橘跟文柚果壓成果汁。

雪妖女拆開一個繃帶，熟練的擠塞藍橘汁滴在大傷口上，再用繃帶把傷口札好札滿。

經過初步的處理後，受傷的寶可夢感覺沒這麼痛苦，身體放鬆了一點。

看情況似是穩定下來，望梭跟夥伴們靠在洞壁休息，戳開圖鑑查找，終於找到了有開眼前的寶可夢是何方神聖了。「老翁龍，是阿羅拉地區的龍呢...嗯？」

主要棲息在阿羅拉地區的寶可夢，居然會在這裡出現？

百思不得其解，也好像沒力氣多想了。只是活動了這麼一點時間，望梭又覺得困意湧上來了，自動自覺的窩在奈瓦身上開始小雞啄米。

奈瓦無奈的嘆了一口氣，把自家訓練家把自己身體再拉過來一點。

※

老翁龍漸漸的蘇醒過來，首先是發現感覺到傷口沒有原本這麼痛了。低頭一手，還被奇怪的東西纏著。扭了扭脖子試著把那東西咬下來，沒成功。

『醒來了？你可別亂動喔。等下惡化了的話，我就要把你綁成木乃伊了。』不愠不火的聲音吸引了老翁龍的注意力。

老翁龍停下了跟繃帶的戰鬥動作，抬頭。說話的身邊那隻看起來不好惹的差不多娃娃。

不遠處有一隻雪妖女，抱著筆記本的拉魯拉斯，一臉嚴肅的炎屬性九尾，還有...一個人類？

一看到人類，老翁龍身體馬上繃緊起來。『是搶奪聖物的同伙嗎？那幾個孩子呢！？』縱使身負重傷，但老翁龍一想到自己的職責，馬上掙扎著想要爬起來。

必須，把孩子們救回來，還有聖物.....

『就說別亂動了。』握拳敲下去，歐瓦醫護人員氣場全開。『要是我們有心害你，還會浪費資源救你嗎？你是以為我們物資很多喔我們自己的訓練家也整天在消耗存貨。』其實超護短的差不多娃娃沒好氣的使用了嘲諷技能，效果一般。

『我說，你到底清醒了沒有。』視線跟九尾對上了，得到了這樣的回答。『我們只是剛好路過附近，感覺到洞裡有氣息進來看看，就撿到了你了。』

被打了，腦袋也開始重新運作，老翁龍終於搞清了情況。『感謝你們的救助，但我必須馬上離開，孩子們不知道被帶去哪裡了，要把他們找回來.....』

『我們只是給你做了很初部的治療，得把你帶到比較乾淨的地方再做進一步處理。』把老翁龍壓回去，歐瓦堅持著不讓老翁龍亂動。

「...你們吱吱喳喳的是在吵甚麼啊。」在老翁龍跟歐瓦爭論的時候，陷進奈瓦皮毛裡的望·起床氣·梭揉著眼睛碎碎唸試著爬起來。「醒了？」

歐瓦瞪一瞪執迷不悟的老翁龍，丟下對方後上前搭上望梭的手，把她拉起來順便例行的使出治愈波動。「醒了的話，那我們就要轉移陣地了喔。」腦袋緩慢啟動中，望機甩甩頭，一句話決定了老翁龍的命運。

老翁龍的傷勢本來就不是隨便處理就能放著不管的程度，只是在這個山洞裡不論是環境還是衛生都不適合治療病患。而老翁龍看著就知道不是輕易能移動的體重，望梭本來還苦惱著要怎把龍帶走。

畢竟，帶走一個昏迷的沉重傷者，跟帶走有意識能多少合作一些的傷者，兩者花的功夫可相差太遠。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已經沒時間了...得快點.....』老翁龍繼續跳針無限loop，奈瓦與歐瓦已經翻了幾個白眼了。

然而，人類和寶可夢有著語言不同這一大隔膜。老翁龍一直試著說服望梭，而小橘毛只是認真的聽著一串的寶可夢語。

然後。

「菲瓦，拜托了。」把飄在空中看戲的拉魯拉絲拔下來。「我一個字，都沒聽懂啊。」

老翁龍腳一滑，差點就摔趴在地上。本以為眼前的人類在認真的聆聽自己的話，原來只是在發呆嗎！

拍了拍跟自己一樣白白綠綠的老翁龍，菲瓦唰唰唰的寫下了重點，把筆記本遞給望梭。

「所以說，在外面還在壞人把兩個孩子抓走了。」

點頭。

「然後你想要去救他們。」

點頭。

「傷這麼重了你還打算這樣去踢館？就算一開始沒受傷都已經被打成這個模樣了。」

點頭。

「在這種天氣，帶著傷，衝出去？」

點頭。

「門都沒有。」

點頭……額？

「不僅是門沒有，窗都不會給你開。」

老翁龍當機中。

「收拾物資，我們去找個比較舒適的地方料理這隻老頑固。」望梭把紙夾到筆記本裡收好，跟夥伴一起收拾剩餘物資，把能吃的樹果集中打包。

『等、等等，我真是沒能浪費的時間了……』老翁龍這下真的是急了，撞開歐瓦就要往洞口衝。

「我是你的話。」望梭沒有急著阻止老翁龍，看著白龍從身邊滑走。

還有緊隨其後的一抹粉紅。

「就不會在受傷的時候，違抗歐瓦的話了。」

望梭閉上眼睛，緊緊捂著耳朵。

她實在不忍心轉頭去看，老翁龍被歐瓦用傷不到人但讓你痛得要生要死的神奇手法死死的制伏在地上抽搐的樣子。

※

「所以，我們要去降露寺？」看著專業翻譯員菲瓦的筆記本，再看看變得非常安份老實的老翁龍。「聽起來是個不錯的建議。」

在經歷過歐瓦「溫柔」的照顧後，老翁龍跟望梭說，照鎮上的情況，估計只有寺廟的環境符合他們乾淨、安靜的要求——至少在他離開前的環境是很適合的。

『……我說，這蠢材去人家寺裡真的沒問題嗎？』奈瓦轉過去跟歐瓦說悄悄話。

『我想，大概可能應該也許沒問題的吧。』歐瓦只是眯起眼睛，用人畜無害回答。

「你們，快來幫忙啊。拉瓦，拜托你了。」望梭把身上的夥伴全部放出來，用抬的用念力移的，一起小心翼翼的把老翁龍搬到拉普拉斯的背上固定好，免得等下飆龍的時候把傷者給摔下來。「早知道該把博瓦帶來的…」需要這種力氣活的時候，望梭特別想念自家那隻呆萌呆萌的大培根。

確定老翁龍不會被拋下來（大概）後，望梭把剩餘的夥伴收回寶貝球裡，跳上拉瓦背上沒被老翁龍佔據的地方坐好。「拉瓦，go~」朝天高舉拳頭，小臉因為期待著些甚麼，閃亮閃亮的。

『……那個，我現在還可以下賊船嗎？』老翁龍心底響起了警鈴。

『你加油。』在球裡待著的奈瓦不太真心的吐了一句。

拉瓦輕鳴了一聲，張嘴噴出了急凍光線，輕易的造出了一道冰橋，然後蠕動上冰橋，邊向前摧毀擋路的樹木石頭，邊進行沒保護措施的高速冰道飆龍。

老翁龍抖啊抖啊抖，已經分不清是因為身邊溫度急降的，還是被那高速倒退的風景嚇的。

從半山衝到鎮上，憑著老翁龍的指示，找到老翁龍說的降露寺。

因為人群集中在山泥傾斜的地方，望梭一路上各種撞毀公物的行為也就沒人看到了，也順便直接滑到寺廟的院子裡。

抖了抖身上的雨水，望梭他們再次合力把半昏迷的老翁龍轉移到中堂去，奈瓦從球裡蹦出來，給濕透了的大家吐火烤身體烤衣服，然後再動手幫老翁龍更換繃帶、處理傷口。

※

最後，望梭在自家專業小護士差不多娃娃的協助下，把老翁龍身上大大小小的傷口處理好。本來已經受傷、又被逼坐上「雲霄飛車」的老翁龍情緒一緩，確定週遭的環境是安全後，竟然倒頭睡著了。

望梭和歐瓦靜靜的陪在老翁龍身旁，繼續觀察他的狀態。伏在腳邊的九尾則利用了自身的火焰在昏暗的寺內照明，为了不燒到四處都是易燃的木製品，她只能把紅炎盡量抑制至僅僅可視身邊之物的程度。

忽然之間，寺中被布幔掩蔽著的一角傳來某物被拖動的細微聲響。心臟就像那跳動不定的炎光鼓噪著，暴雨帶來的濃厚濕氣覆在衣料以外的皮膚，冷而黏稠，望梭的樣子難得有些忐忑。

那並不是錯覺。布料下有【什麼】將要在下個瞬間一湧而出。

少女抿著嘴唇，手指戒備地搭在寶貝球冰冷的外殼上。

接著，率先出現在望梭面前的卻是一張從前就看了好幾年的老臉孔。

「……該死這暗道有積水！是誰的主意要鑽過來啊簡直糟透了！啊、有東西擋住了……嗯、不是吧？小梭？」

暗道中爬在最前頭的時鍊完全忘了十分鐘前是誰說出要鑽暗道的話，一邊低咒著最近衣服清洗頻率越來越高，一邊鑽出洞口撩開礙事布幔。剛從近乎漆黑一片的狹洞脫出，還沒來得及起身的黑髮少年抬頭一看，就跟雙目呆然的望梭直接打了個照面。

時鍊覺得今天的天氣預報應該是「友人大量出沒注意」。

——怎麼好像隨便晃都能遇到朋友，明明平時在同一座城鎮都要特地約出來碰面。

緊緊跟在時鍊後面的諾·威爾見對方堵在出口不動，疑惑的歪著頭、伸出手指戳了對方一下。

「時鍊？怎麼不動了？」

擠在白髮少年手臂下的單首龍見狀，馬上跟著咬了時鍊一口。兩隻草系御三家聽到前面訓練家一聲吃驚的痛呼，分別在心裡重重歎了一口氣。

「喂你們兩個！」

被痛覺刺激得回神的時鍊馬上抽身一出，離開了洞口的範圍，還順便把最近自己的一人一龍拎了出來。他捏了捏單首龍的臉頰警告這隻龍系寶可夢不准再亂咬，不然就把他收進寶貝球。那顆黑色的頭顱聞言只是毫不在意地隨著拉扯一下一下的晃動，發出「蛋蛋蛋」的傻笑聲。

「欸？是望梭嗎？好久不見啦！要一起去吃飯嗎？」

諾·威爾張開雙臂讓哈力栗檢查身上沾粘灰塵的地方，他發現寺中只有少女和一干寶可夢待著，就放心朗聲跟對方打招呼了。

——難道「一起去吃飯」是你搭訕專有的台詞嗎？！小哈心想。她雙手掩著口鼻，伸出藤鞭幫訓練家拍掉了大部分的塵埃。

互相認識的三人簡單敘舊之後，交換了各自所得的情報和狀況。

「什、什麼！……沒想到老翁龍也受了這麼可怕的傷害……」諾·威爾得知被害的不只單首龍一個後，緊握拳頭渾身顫抖地道出內心的感受。

「啊，我是想兩者都是在這座寺廟附近受傷的，這兩件事會不會有關係？」時鍊食指托著自己的下巴，沉聲提問。像是野生動物的直覺叫囂，額角一突一突的跳動，提醒著他事件之間被掩埋了的訊息。

——到底誰是造成了這一切的元兇？

【那麼就來問當事人吧】

望梭把方才與少年們溝通用的書寫板舉在胸前，上面寫著不像女孩子會有的瀟灑字體，給了眾人一個建議。

老翁龍仿佛感應到周遭的氣氛，適時地睜開眼，藉著恢復不少的力氣扭動睡僵了的長脖子，咧開的嘴角和放鬆的粗眉頭看起來就是一位溫和老人家的經典寫照。

望梭把自己的拉魯拉絲從球裡叫了出來，在心中默念：【菲瓦，拜託了，讓老翁龍告訴我們事件的經過吧】

拉魯拉絲輕輕回應一聲，他頭上的紅角在昏暗的房間中映出螢螢微光，柔和而溫暖。老翁龍突然挪動自己的身軀，湊近，把腦袋輕輕靠在菲瓦的頭上。然而，傷口還沒完全癒合的情況下強行活動，多少對老翁龍造成了疼痛。緊纏上肢的繃帶發出了不妙的聲響，差不多娃娃歐瓦趕快調整包紮的位置，免得加深傷勢。

菲瓦貼著老翁龍的額頭，驅動念力，根據從老翁龍那讀取到的情報，開始在望梭的書寫板上進行念寫。

「……喂這什麼，好誇張的花體字！還是英文！這拉魯拉絲是學霸設定嗎！」

——這時候就別在意這種事了！重點抓好！

趁機坐在自家訓練家懷內的小哈內心對著對面顯得很震驚的黑髮少年吶喊，不曾忘記吐槽的本職。

所幸的是在場的訓練家都是懂得看英文的人類，很快就讀完了老翁龍傳達給眾人的訊息。

「果然是有關的啊！」

原來事件發生前，分別有一大一小的老翁龍共同守護降露寺和裡面供奉的聖物。就在昨晚，鎮上調皮的小孩偷偷潛進寺裡禁止內進的地方遊玩，不巧與前往偷取聖物的惡人碰面。年齡大了的老龍正好與惡人的寶可夢開戰卻不敵，結果被打成重傷。

而惡人奪走降露寺的聖物，目睹整件事的小龍和小孩也一併被強行帶離寺廟，甚至連來到寺中前院想要探望老翁龍們、根本不清楚裡面發生什麼事的單首龍也被暴力對待，打倒在地上。

【對方很像是那些窮凶極惡的盜獵團，我們得快點行動，救出小龍跟小孩，不然】

望梭取回書寫板，筆頭在光滑的表面急速滑動，發出令人牙酸的「吱—吱—」聲音。從潦草凌亂的手寫字可以看出當事人萬分憤慨的心情。

「可是我們不知道對方的去向.....」

正當訓練家紛紛表達自己的意見時，一直閉關、通往前院的門外傳來有重物倒地的巨大聲響。

「你們留下來！」

坐在最近門邊位置的時鍊馬上撐起身體，一把推門出去察看。默不作聲守在一旁的翠擔心得直跺腳，急切而亢高的鳴啼想要把訓練家喚回來。

是小老翁龍。他逃回來了，踩著驚惶的步伐不小心弄倒了放在前院的寶可夢木雕。

這是緊隨時鍊而來的翠看到了前院的景象。

只是她背後也在奔跑著，還沒踏出門框的諾·威爾，看到更多的、更多的畫面。他露出了真切而畏懼的神情。

倒下的小老翁龍和半跪下來想要摻扶對方的時鍊，他們的身後站了一個面貌兇悍的男人。

「危險！！」

在最後一刻反應過來的時鍊一手推開了小老翁龍，他放低重心靠著側翻滾的動作，迅速拉開了自己與男人之間的距離。右手順勢摸到側腰間的寶貝球，手指用力下扣，豔紅的光芒之中出現了大鋼蛇的身影。

「漆恩！擋住他！！」

體型龐大的大鋼蛇漆恩應聲揮下了比鑽石更堅硬的尾巴，在小老翁龍和男人之間劃出分明的分界線，地板因強烈的撞擊隆隆震動。終於跑出來的小短腿小哈也很配合的擺出了C8.....雙持玫瑰鞭(自稱)，和翠那鋒利無比的葉刃一同在陰霾的雨天中閃耀著危險的光芒。

看到自己的行動被突然出來的寶可夢們妨礙，男人卻仍然保持冷靜，眼尖的他發現眼前的少年們手上都拿著寶貝球準備投出，以粗獷的嗓門咒罵。

「切、多事的訓練家嗎！？」

已經錯失了抓著小龍和少年當人質的時機，面對劣勢的男人頓下幾秒，還是轉身不回頭的奔進寺外不遠的林間。

「呵呵。真是狡猾的混蛋呢——！！！」

沒想到男人果斷的選擇了逃跑，來不及攔住他的時鍊咬牙切齒地嗤笑著，不甘地收回無法在樹叢中靈活穿梭的大鋼蛇。他只留下了與自己默契最好，非常清楚自己接下來會採取什麼行動的翠。

「來吧，翠！！！」

※

「等一下....！」

熟悉附近路線的小迷你龍滑溜溜地逃亡，相比之下人生路不熟的諾爾跟雷電獸普洱在追捕上則是艱難曲折——但普洱怎麼說也是寶可夢，發達的四肢可使其不會落後小迷你龍太多。

然而，體力上稍輸一籌的諾爾就碰釘了。

他想起自己的舅舅華爾特，平時有運動的他就算大諾爾一整圈，體力還是比諾爾好很多很多。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呢。據華爾特所說，諾爾比較像其母親，喜歡花卉、園藝等等較靜態的活動，偶爾下個西洋棋或是品品茶、學習福雷斯特家族旗下公司的相關茶葉知識，甚少外出活動筋骨。

就像一株植物一樣。

明明以華爾特的英才教育方針，理應是全面發展的才對，儘管騎術跟禮儀等等作為一個貴族的必修課程他還是有讓諾爾去學習。然而他本人卻沒有特別要求缺少運動的諾爾去特別鍛練或是隨他出門打獵之類的，這點諾爾也是想不通。

「哈....哈啊...等.....」

自己的腿已經快沒力氣了，卻還是沒有追上那狡猾的小龍。

眼看著前方的迷你龍跟雷電獸離自己越來越遠，但在諾爾眼中卻是看到記憶中的另一幅景象。

漫天飛舞的花雨、挺翅高飛的寶可夢、盡了全力卻只抓到一把空氣的手掌心.....

「等等...別走.....」

潔咪、迷你龍、雷電獸，三個身影重疊在一起，自己伸出去的手，仍是沒辦法抓住任何東西。

左腳無力地一軟，諾爾失去重心往前傾倒——但他並沒有穩住自己的身子，而是放任身體倒下，畢竟說不定這樣失敗的自己才適合這樣的地方....

然而，又一隻毛茸茸的觸感阻止了這樣的諾爾。

是許久不見的，一臉高傲的雌性坐騎山羊。

「.....榕子...？」帶著些許疑惑地輕聲喚出自己取的伙伴名字時，肩上也忽然多了一個熟悉的重量。

天藍色、涼涼的臉蛋磨蹭擠壓著自己的臉，彷彿在安慰諾爾不要氣餒。

「秋葵...」

「...為什麼你們會在這裡啦，我不是.....」把你們鎖在電腦裡了嗎...

後半句還沒吐出，與兩隻寶可夢一同出現的、總是能讓人精神一振的香水味頓時讓諾爾明白了一切。

大概是不知道甚麼時候被偷偷換過來的吧。那個總是不善表達自己的愛的，

「唯一的家人」。

一顆又一顆的淚珠，從少年的臉上滑落，掉個不停。

「為什麼要多管閒事啦...你們這些.....笨蛋」

當初明明就是因為覺得自己甚麼都做不成、不想面對任何事情，才一氣之把這些熟悉的寶可夢封在電腦裡的、漸漸遠離朋友、並冷落華爾特的——諾爾原以為，如此不尊重、不成熟的行為一定會讓大家討厭自己。但現在，不僅沒有被討厭，反而卻被他們一起救贖了。

榕子沒甚麼特別的表示，默默的把諾爾頂起，讓其坐好在自己身上，沿著路上遺留下來的腳印追蹤方才跑掉的普洱跟迷你龍。

雖然很想讓諾爾平復好情緒，但時間是不等人的，早早便消失在道路盡頭的那兩隻就是最好的例子。

諾爾也明白這個道理，慌忙地擦了擦淚水，深深吸了一大口氣，輕拍坐騎山羊的背：

「榕子，附近的山路剛發生了土石流，要小心一點喔。」

坐騎山羊不意為然地叫了一聲，並不覺得自己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肩上的重量忽然消失，秋葵離開諾爾，躍上榕子的頭上體驗從未體驗過的高度。

這麼說來這孩子好像還沒來得及跟進化後的榕子玩就被關在電腦裡了呢...

諾爾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愧疚。

但補償的部分之類的之後再說吧，先把現在的事情搞好比較重要。

※

不一會兒，就找到普洱跟被迫到牆角的迷你龍了。

拎著秋葵從榕子身上跳下來，走到兩隻寶可夢的後方。

「普洱，讓開一下。」

雷電獸瞥了一眼諾爾身後的榕子以及其身上的秋葵，不解地歪了下頭，便乖乖的退到一邊，坐下待命。

諾爾蹲下看著小迷你龍，後者止不住身上的顫抖，淚水在眼睛裡打轉。

感覺好像受到了不少驚嚇呢...剛剛追牠的時候嚇到牠了嗎。

不過也有可能是自己此刻的表情太嚇人就是了。

總之先安撫下吧，不然土石流啊雨災寶物甚麼的也不知道要從哪邊問起才好。

「.....還好嗎？希望我的伙伴沒嚇著你。」

迷你龍直接哭出來了。

.....????????

「欸等一下、我沒有要害你的意思，不要那麼怕...」

諾爾想伸手摸摸那哭成淚人兒的小傢伙，結果...

被甩了一尾。

護主心切的冰鬼護從諾爾包包裡蹦出，朝迷你龍發出怒吼——不過馬上又被諾爾按著頭推了回去。

「鐵觀音，不要這樣。我們不是流氓。」被賞了一尾的臉燙燙的令諾爾不舒服，但理解到這是對方極度驚慌下的反擊行為的話，諾爾就不多想跟小迷你龍計較了。

被阻止的冷鬼護一臉不滿卻又無可奈何，只能盯著迷你龍不語，其口中透出的寒氣正嚴重警告對方不得對諾爾再次無禮。

「看起來...剛剛我們是真的嚇到你了呢。對不起。」

「我只是想調查看看最近的雨災、降露寺的寶物被偷走，以及土石流的事情而已——因為感覺你好像知道些甚麼。」犯人一般都會重返犯罪現場，再加上方才土石流現場那不知所措的表情，所以我覺得你特別可疑。

「雖然看起來不太可靠...但我希望你可以明白，我真的沒有想要害你的意思——要是有的話，我早就下手了不是嗎？」諾爾比了比身後三隻寶可夢。

秋葵也跳到小迷你龍身邊，摸了摸牠，嘰哩呱啦地說了一堆在諾爾看來應該是幫助消去小迷你龍不安感的話。

但恐懼這東西也不是說沒有就會沒有的。小迷你龍雖然不再顫抖了，但仍是不敢正眼看諾爾。也不願意發出或做出任何可以作為線索的聲音跟動作。

「嗯.....」

餵點食物試試看？

不吃。

再跟牠說點話？

效果不怎麼樣...

...把會嚇到牠的寶可夢收回去？

感覺還是沒有完全放鬆下來.....

「這下可麻煩了，該怎麼辦呢...」本來就不擅交際的諾爾遇上瓶頸了。

這時候，包包裡的訓練家通訊器傳出了通知的音效。

「欸？！」冷不防的通知音讓諾爾一怔，畢竟平時根本不會有人發訊息給自己的說。

猶豫了一下，決定還是馬上查看，畢竟說不定是諾有口信甚麼的...

【來電中】

望梭小姐

【未讀訊息:1】

時鍊先生

小子你給我等著。:)

等等等等一下時鍊先生那、那是甚麼意思...？！

我做了甚麼嗎，難道是因為丟下諾不管所以把他弄哭了....！？

還是更嚴重點，因為我沒幫忙所以受了傷或是被土石流打到甚麼的????

諾爾腦裡跑馬燈般閃過至少十個會讓時鍊捏死自己的可能。

啊啊啊啊不對現在當下的重點不在這，是望梭小姐的電話才對！

迅速地接起電話，另一頭傳來了一個陌生的聲音。

「小諾，這裡是，望梭。」

「呃……？」

「望梭…小姐？」

比起望梭忽然打給自己，更令諾爾吃驚的是——望梭的聲音。

「——」

「嗯…是的。我剛自己跑出來調查一些稍微有點在意的事情了。」

「至於你說那孩子的話，我會努力找看看的。」

「謝謝望梭小姐的告知，你也辛苦了呢。」

「好的，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就麻煩你再作稍等了。」

聆聽並理解過一遍之後，諾爾看向迷你龍。

「那個啊…」諾爾紅色的雙眸讓小迷你龍閃過一絲不安。

「你知道降露寺裡的老翁龍嗎？」

就在這麼一瞬間，迷你龍像是觸電般的抬起頭來看著諾爾。

嗯，效果拔群。

「我的朋友發現牠好像受了不輕的傷呢…她現在正在替牠治療，但估計應該是沒有生命危險。」諾爾再三回想望梭告訴自己的訊息，驗證自己的假設有沒有哪裡不對。

「嗯…感覺你好像很擔心的樣子，要回寺裡看一下嗎？」

迷你龍不加思索的點了點頭，但呆住一秒後又立即拼命搖起頭來。

諾爾看懂了其中的意思。

沒錯了，就是這個反應——

「你呢，是不是背著受傷的老翁龍偷偷自告奮勇做了甚麼事情，結果闖了禍現在不敢回去啦？」

「……比如說，過度或者是不懂得如何控制程度的使用了『某個技能』？」

觸電的迷你龍聽完諾爾的話瞬間變成被雷劈到的迷你龍。牠低聲發出了受傷的聲音，接著又開始低頭揪心的哭了起來。

而且比上次哭得更淒慘。

果然是這樣呢...想要幫助受傷的老翁龍祈雨，結果不小心釀成雨災跟土石流，所以才會不知所措地出現在災場的吧。

「我到底都幹了些甚麼」的感覺呢。

總覺得有點像小時候的自己呢。諾爾這樣想著。

想親手泡個紅茶給辛苦工作了一天的舅舅，結果因為背錯品名不小心拿到另一品種而且價格非常不便宜的茶葉，還錯手搞錯泡茶葉順序結果泡出了超難喝的黑暗茶來，當時的自己也是哭得像眼前這隻小迷你龍一樣呢。

再次伸出手撫摸迷你龍的頭，見這次迷你龍不再反抗，諾爾才開口：

「...沒關係的，老翁龍不會怪你的。」

小迷你龍抬頭，不解地看著諾爾。

...真的跟那時候一般一樣呢。

——『嗚...對不起.....』

——『沒事。這是只是第一次罷了，之後你會慢慢進步的。』

——『舅舅...不生氣？』

——『沒有甚麼好值得生氣的。』

——『...為什麼？』

「——『或許你只是實踐的過程上遇上了問題、出現了些許錯誤，但你的心意跟出發點還是好的，是值得被讚揚的。』」

「如果我是老翁龍的話，我現在一定會很擔心還這麼小的你一條龍在外面的安危的。」

「要不要...跟我一起回降露寺看看老翁龍？」

諾爾伸出小指。

「跟你打勾勾，不騙你，不傷害你，事情解決了我就馬上離開。」

迷你龍遲疑了一下，握上了諾爾的手。

※

「哼哈哈哈哈哈想在我眼皮下偷溜走？？想得美！！」

看到黑衣男子往樹林間逃跑，氣得大笑的時鍊一個單手撐越過矮籬笆牆、朝對方消失的方向奔去。確認受傷的小老翁龍的安全無慮後，翠也一個箭步追了過去。

「欸！等等！……時鍊？！」眼見黑髮訓練家和蜥蜴王轉眼就消失在樹叢之間，著急的諾·威爾罕見的高聲大喊：「我們怎麼辦……」

他回過頭，越過了門，正對上坐在寺院中間的望梭面無表情、但蘊含著千言萬語的眼神。白髮訓練家焦急的原地跳著小步，視線在少年消失的方向和女孩的臉上來回游移數巡。多虧了差不多娃娃的細心照顧，老翁龍和小單首龍的情況看起來已經好上許多，這裡沒問題的，女孩用無聲的口型說著。

這裡沒問題的，所以，就照你想做的方式去做吧。

「我……我……」

即使追上去，能幫上什麼忙呢？但是就算留在這，又能幫上什麼忙呢？自己沒有諾爾和時鍊的行動力，更沒有望梭的細心，這種哪邊都幫不上忙的感覺，讓白髮青年沮喪的垂下了頭。

然後，一個溫暖的東西蹭上了他緊握在腿邊的手背上。
諾·威爾抬起頭，對上了小小老翁龍的臉。

明明剛剛才好不容易從壞人的手中逃脫、應該還是驚魂未定的小老翁龍，體貼的用鼻子蹭著青年的手臂，就像是在鼓勵他一般。

諾·威爾微微睜大了眼，然後努力露出了一個有點難看的笑臉。

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忘記笑容，因為你的笑容是最美好的事物。

「……說的也是，這裡沒問題的話，我們就追上去吧。」

小老翁龍理解的點點頭，接著輕輕一晃——小小的身軀緩緩飄起、浮在空中。

「哇！你會飛的嗎！」一秒將剛剛的憂鬱情緒丟到九霄雲外，白髮訓練家非常認真的大大驚訝起來。「明明沒有翅膀的說！到底是用什麼地方飛的……痛！」

「尼瑪！尼瑪！」抽回籐鞭，小哈沒好氣的叫著，用短短的手指向時鍊消失的方向。

「啊！差點忘記了！不趕快追上去的話……」急忙抓起背包，諾·威爾邊邁開步子邊向身後的女孩招呼著：「這裡就拜託妳了！望……好痛！」

汗顏的看著就這樣直接撞上樹幹、疼得蹲在地上抱著腦袋哀號的主人，小哈連嘆氣都不想了的、用一條藤鞭牽著還在鳴噎著的青年的手腕，努力朝黑髮訓練家離開的方向移動。飄浮在空中的小老翁龍也跟了上去，靈敏的在樹林之間穿梭著。

好不容易追上時鍊的時候，對方正站在一處矮樹叢旁邊，凝神望著什麼東西的樣子。

「時、時鍊……」又是上氣不接下氣的，諾·威爾感覺今天一天的運動量簡直就是一個月的份量了。「怎麼了……剛、剛剛那個壞人呢？」

「追丟了。」

「……欸？」

明明時鍊和翠的速度這麼快，還會追丟對方的嗎？白髮訓練家的疑惑全寫在臉上。真是讓人一目了然的簡單易懂啊……這樣想著，時鍊聳聳肩，然後伸手撥開矮灌木叢。

「……呃、」

矮灌木叢的後面是一處斷崖，強勁的風從谷底刮了上來、將兩個訓練家的頭髮吹得亂七八糟的。如果是自己的話，大概會冒然地跳過灌木叢然後……諾·威爾嚥了口口水。

「我剛好看到對方搭上寶可夢從空中逃跑的瞬間……但是席巴還沒完全恢復體力，所以我來不及追趕上去。」時鍊用另一手輕輕蹭過腰側的某顆寶貝球，裡面栖息著自己的飛行座騎。

「……但是這樣就不知道那傢伙到底跑哪去了。」嘖了一聲，時鍊抬頭望向空中的某個方向：「雖然大小老翁龍都脫困了，但是這樣一來……」

還有被奪走的寶物和被綁架的孩子吧？白髮訓練家一臉認真的握了握拳。

「……就沒辦法揍那傢伙一拳了。不、一拳不夠，你說是吧？」

「……欸？」

小哈默默伸手，拍了拍掩面的翠的肩膀。

凝視著一臉鬱悶、看起來好像會拿身邊的任何東西出氣——說不定也包括自己？——的黑髮少年的側臉，諾·威爾又開始緊張得像小動物一樣坐立不安。要是自己沒有沮喪個那麼一下、沒有撞到樹、早一點追上來，說不定就能幫上忙——？

不對，我根本沒有能飛的寶可夢啊。orz

看著垂下肩膀、滿臉黑線的白髮青年，小小老翁龍發出了帶著鼻音的喚聲，引起了兩個訓練家的注意。看到自己成功地引起兩位訓練家的注意之後，小老翁龍轉過身、朝著某個方向飛了過去。

「……難道是，要帶我們到他被綁架的地點？」時鍊精神一振，右手握拳擊在左手掌心：「太好了，我們就跟著他走吧！」

「ジュカ——！」翠發出認同的叫聲，先不論老是不知歪到哪裡去的動機為何，自家訓練家在必要時的決斷能力還是挺令她讚賞的。

「欸？又要跑嗎……」

看看旁邊那對，再看看自己的訓練家，小哈感覺常常掛著的兩行熱淚又要流下來了。

※

在剛才與鍊大哥和諾諾交換各自的消息後，得知了還有一個熟人也在附近。

望梭拿出通訊器，在少得可憐的清單上很迅速就找到諾爾的號碼。

自己在這裡，附了維持警戒外也沒甚麼能做到的了，要不要問問看對方，搞不好在外面奔走的諾爾會找到甚麼線索？

『小諾 這邊遇到兇』手……望梭字撥到一半停了下來。「……」

像是下了甚麼決心一樣，她刪掉訊息，改為直接撥去諾爾的通訊器。

十聲響聲內沒接的話，就馬上改發訊息。

望梭抓著通訊器的手非常用力。

響到第六聲，通話接通了。

「小諾，這裡是，**望梭**。」

「呃……？」

「望梭…小姐？」電話的另一頭傳來了少年有點驚訝的聲音。

「聽鍊大哥跟諾諾說，你應該也在附近對吧？我是說，淹雲鎮，你也在鎮上是不是？」太緊張差點咬到舌頭，雖然有點語無倫次不過至少是把話說出去。「這裡找到一隻受了傷的寶可夢，好像是叫老翁龍。」

整理好剛才得到的消息，一口氣報告給諾爾。

「他的傷已經做了應急處理，沒有生命危險。」看著老翁龍的睡臉，想起他提及過的一件事。「不過他好像在找一隻迷你龍，大概不是年紀很大，如果你有見過的話，可以先把他帶過來嗎？」

「嗯…是的。我剛自己跑出來調查一些稍微有點在意的事情了，」光聽說話的話，不知為何有一種好像在隱瞞些甚麼的感覺，「至於你說那孩子的話，我會努力找看看的。」

「謝謝望梭小姐的告知，你也辛苦了呢。」彷彿隔著螢幕也能看到少年的笑容。

「如果有找到的話，請把他帶到降露寺...謝謝了。」感覺到對方並沒有特別反應，望梭心底裡覺得輕鬆了一點。「位置待會傳過去給你。」

「好的，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就麻煩你再作稍等了。」

※

身後傳來蹄甲敲擊地板的規律聲響，望梭知道她在找的人來了。

「不好意思，稍微花了點時間...望梭小姐最近過的還安好嗎？」從榕子身上下來，向好久不見的朋友問個好。

而原本怯生生地纏在榕子角上的迷你龍，在看到老翁龍的瞬間亦一溜煙的跳下、爬過去詢問傷勢。

「很久沒見了.....應該還算不錯？」能吃能睡，應該能說是過得不錯吧。「這隻就是老翁龍說要見的迷你龍？辛苦你了。」

看著兩龍叫來叫去，就算不用翻譯，望梭也感覺到兩龍對對方的關心和擔心。

「我不是很會跟寶可夢溝通，但小迷你龍的事情我應該都猜得十之八九了.....」諾爾看著兩條重逢的龍，有點沒好氣，「就是老翁龍受了傷，沒辦法做平時負責的求雨工作，於是迷你龍自告奮勇跑去幫忙，結果就幫倒忙了呢。」

「不知道是太頻繁還是技能沒有調整好力量大小，所以讓這裡面臨了重大的雨災跟土石流...但迷你龍也只是一心想要幫忙而已，所以我希望望梭小姐也不要怪牠...牠已經有在自責了呢。」

「老翁龍也沒有怪責迷你龍的意思，比起責罵，他更擔心迷你龍會遇上甚麼危險.....你看。」在一旁寫寫塗塗甚麼的拉魯拉絲撕下了一頁紙，獻寶一樣飄過來交給望梭，而望梭在看了一眼後，把紙遞過去給諾爾。

上面寫的滿滿漂亮的花體字，內容像是二人的對話，一方在拼命道歉，另一方都是在安撫的話語。

「事情的經過大概也透過菲瓦...就是這隻拉魯拉斯的翻譯了解得差不多了。」

「哦哦....」接過寫滿字的紙，上面是以前曾努力苦練過的花體字，有一種懷念的感覺。「菲瓦，真厲害呢。花體字不好寫啊。」

讀完一遍後，諾爾把紙交回望梭手上。

「這麼說來...諾跟時鍊先生呢？」記得望梭小姐是說從他們口中得知自己的存在的，但這邊好像不見人的樣子？

「剛才前院有另一隻老翁龍被甚麼人追擊著，鍊大哥跟諾諾追上去了……」本想跟上鍊大哥一起追擊，但望梭深知自己的狀態並不適合出門。而且，不能把養傷中的老翁龍和單首龍獨自留下來。「所以我跟夥伴留下來照他們，還可以負責應付其他突發情況。」

「是這樣喔....難怪這麼急著要找我回來，看來事情比想像中嚴重呢...」希望他們兩個不要遇上危險的事就好。

「那我們現在要在這邊待命嗎？」諾爾皺眉，「可是他們的巢穴又還有人質....」

老實說，就這樣把兩條龍扔在這風險很高，要是那些人又回來的話，受傷的老翁龍跟戰力不高的迷你龍會很危險.....

「主要是要找出巢穴會很花時間.....嗯？」菲瓦拉了拉望梭的衣服，又遞了一張紙給她，同時指了指悄悄滑到二人身邊的迷你龍。「.....小諾，迷你龍好像有對方大本營位置的資料。」揚了揚手上的紙，望梭對著諾爾點了點頭。

「嗯？你是說迷你龍知道那些壞人的巢穴在哪？」看著小不點迷你龍，忽然覺得能找到還能躲過那些人目光的迷你龍有點厲害。

「要去救人我沒有問題，可是要讓牠們獨自在這邊嗎...」

「啊，還是說，派寶可夢守在這？」

「可行。」望梭招招手，把歐瓦呼喊過來。「可以拜托你守在這裡，順便繼續監察家可夢們的身體狀況嗎？」

差不多娃娃點頭表示自己了解指令了。『交給我吧，我會好好看顧他們的了。』拍了拍胸膛表示決心，而身後該是睡著了的老翁龍在睡夢中抖了一抖。

「好吧...那這邊就交給你吧，榕子。」諾爾拍拍坐騎山羊的背，「以你的實力，應該是沒問題的。」

榕子點點頭，滿臉自信。

安排好留守人手後，望梭整理背包，把補給品分了一半給諾爾攜帶。「迷你龍你可以告訴我們，對方的本營在哪裡嗎？」

迷你龍有點猶疑，小聲叫了兩聲。「...他想一起去。」

「不行。」即答。

迷你龍不解地看著諾爾。

「太危險了。」

「比起這個，我更希望.....不，我更需要你好好看著老翁龍呢。」諾爾蹲下看著迷你龍的臉，「因為沒有甚麼可以讓我們兩邊通訊的東西，所以...如果出現了壞人的話，希望你可以用求雨來通知我們。」

「只要看到下大雨，我們就會趕快趕回來救你們。」

「所以能麻煩你留在這邊嗎？就當作是為了老翁龍甚麼的。」

迷你龍本想開口反駁些甚麼，但扭扭捏捏了一陣子後，總算是點頭答應了。

摸了摸迷你龍的頭安撫他。「放心交給我們吧。」

「我們走了，你們萬事都要小心喔。」

※

「...就是這裡了嗎，迷你龍說的密道。」諾爾壓低聲音詢問。

『是的』望梭重新回歸靜音模式，舉著書寫板回應。『不知道裡面的情況 我的夥伴們體型太大不適合偵查 你的夥伴可以進去嗎？』

「好...那麼.....」摸了摸自家水躍魚的臉，「秋葵，麻煩你先進去看看...小心點喔。」水躍魚用力地點了點頭便鑽了進去。

不一下子，藍色的身體便再次出現在兩人眼前。

「裡面有人嗎？」

搖頭。

「有看到那個被抓的男孩嗎？」

點頭。

「那....我們要進去看看嗎。」這句是問望梭的。

支頤思考一下，點頭。『一直等也不是辦法 進去吧』把靈界之布拉緊，望梭壓下身體，安靜的先一步潛行進去。

原以為可能會被發現，結果不一會兒就潛進去，還把男孩也救出來了。

「那個鎖....也太好拆了吧。」以諾爾跟望梭寶可夢的力量來說的話。

「那根本算不上是甚麼鎖吧，隨便敲敲就壞掉了。」把失去功效的鎖頭隨手亂丟，望機不算溫柔的把小男孩拉到身邊上下其手，檢查男孩有沒有被壞人們傷害到。「沒受傷吧？」

「謝...謝謝你們.....」男孩怯生生的，明顯也是受盡了驚嚇。

「沒事了沒事了，我們回去吧。」

咔咔。

大門打開了。

「？！」

門口站著一個身穿黑衣的男子。

男子看著諾爾跟望梭，微微吃驚了一下，接著向兩人投以厭惡的眼神。

※

「嘖，剛甩掉兩個，又來了兩個礙事的。為什麼總是要來壞我們的事呢，訓練家們。」男子一臉看到垃圾的表情看著諾爾跟望梭。

「...先在壞這地區的事的人是你們吧。」諾爾使了使眼色，讓秋葵先領小男孩到一邊躲起來。自己則是往前踏了一步，掏出兩顆寶貝球，握在手由放身後，以備不時之需。

自己的身後還有望梭，得做好作為一名男性（保護者）的本分。儘管諾爾現在心裡正亂跳個不停，緊張得不得了。

「口氣不小嘛，典型未見過世面的類型呢。」

「毛長齊了沒啊？哈哈哈哈！！」

真是有夠傲慢的人啊...粗俗、而且自大。

會淪落至此，也是自己活該呢。

諾爾這樣想著。

回頭看了一眼望梭，只見對方不發一語，默默地觀察著四周。

「我發自內心的祈禱你們知道你們現在在做甚麼，」黑衣男子的聲音拉回了諾爾的注意，「你們真的不該來這個地方，你們只是被館主那妞兒利用了而已。」

黑衣男子身後不知何時多了兩個裝扮跟黑衣人無異但明顯看起來就階級較低的手下。

「有沒有那種事，我們會自己去判斷。」諾爾拿著寶貝球的手下意識又再握緊了一點。

「不過像你們這個年紀的孩子嘛....還勉強能賣幾個錢啦——喔，女生比較值錢就是了。我想你們應該懂的。」男子邊講話邊打量著自己的目光讓望梭感到一股噁心。

「寶物...你們放在哪裡。」諾爾顯然不想再跟無禮的人多講些甚麼。

「天知道呢——比起這個...」

「我可以把這些人打成粉碎性骨折，或者炸掉他們的靈魂嗎.....小諾在好像兩種都不太好呢。」被諾爾護在身後，望梭眼裡的寒光一閃，沒被那男子看到。

「.....」諾爾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是望梭小姐真心真意的想法嗎...！？

「哇喔，那邊的小小姐也相當的大口氣嘛。希望你們等一下不要後悔呢。」男子偷笑，「別忘了我們的人數可是比你們多的喔。」

「哪邊的人比較多，還不知道呢。」

方才諾爾跟望梭潛進來的入口，現在站了兩個人影。

「抱歉，要特地找路過來稍微花了些時間呢。有趕上真的太好了。」

「剛剛的兩個小鬼...！怎麼會...」

望梭晃了晃手上的通訊器。平時就習慣打字跟人溝通的她，稍微通知一下要兩位同伴走暗道進來並沒有很難。

「是這樣嗎...」男子拍了拍手，身後兩名手下立馬上前，「那就只好一網打盡了。別怪我们不客氣囉，是你們自己找上門來的！」

「上吧！布魯皇...」

「迦瓦。」女孩簡潔有力的命令剛落下，黑衣男手下的布魯皇便被從影子裡跳出的耿鬼嬉笑著踹飛。

「！？甚麼時候.....」

「一直都在。」望梭不以為然，這種程度的攻擊方式對自己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飯。「乘勝追擊吧。」

「想的美、重踏！！」

一抹黑影闖進了眾人的視線。回過神來時，尖牙陸鯊早已在耿鬼上方。

「?!」得叫拉瓦...不行來不及了.....！

「守住！」一道冰盾立在迦瓦的前方，在重踏踩下來的瞬間應聲碎裂。趁著這個空檔，冰鬼護往其臉上賞了一記冰凍之風，接著用身體把尖牙陸鯊撞得遠遠的。

「...謝謝你，小諾。」

「不會，迦瓦沒事就好。」

「別只顧著自己聊天，還在對戰呢。」

時鍊這樣說著的同時，正想要偷襲訓練家們的布魯皇正遭繞後攻擊的蜥蜴王用葉刃打扁。

至於剛剛被撞飛的尖牙陸鯊？早就失去戰鬥能力，被黏美露龍當板凳在坐了。

「嘖...」「甚麼...！？」

兩名手下看著自己的寶可夢像紙片一樣被一群小鬼頭做掉，難掩內心的驚訝跟憤怒。

「哈啊？還挺有料的嘛你們？」黑衣男竊笑。「可是我們搶來的寶可夢還多著呢，就陪你們玩玩吧。」

然而他們所不知道的是，他們眼前所看不起「小鬼頭們」都是群身經百戰的訓練家——這種等級的對戰根本也不能稱之為「對戰」，感覺就只是純粹的碾壓而已。

「有多少就派出來吧，我們樂意奉陪。」

時鍊伸展了一下身體，順便看看身旁已經默默跳完劍舞、正蓄勢待發的劈斬司令。

「希望，能充分讓你感受到自己剛剛說的話是多麼錯誤的決定。」

牽著雪妖女，但望梭此刻眼神的溫度可不止這麼低。也沒有那麼的「人性化」。

「事情結束之後，大家一起去吃個飯如何？」

在像左右護法的、劍拔弩張的阿勃梭魯跟哈力栗之間，是一臉天然狀況外、用燦爛微笑將敵人完全忽略的諾·威爾。

「既然對面都這樣說了，那應該也沒要手下留情了吧？」

雷電獸像隻狂犬般伏身低吼，身上的電流啪滋啪滋作響。諾爾臉上狂妄的笑容一覽無遺。

小小老翁龍被小哈帶至秋葵跟男孩躲藏起來的地方安置好，

並告知他們最好閉上眼睛。

※

「....就這樣？沒有了嗎？」時鍊雙手環抱胸前，臉上滿滿的嘲諷。

「這點東西連熱身都不夠。」望梭拍了拍肩膀——她都覺得自己要長灰塵了。

「量雖然多但都是兩三招就可以放倒的類型呢...」

諾爾放眼望去，場上盡是昏倒或是無法行動的寶可夢——因為被壞人拿來當戰鬥用具很可憐，所以都沒有真正的盡全力去打呢。

「為什麼...明明只是一群小鬼！！」黑衣男子無法接受自己落敗的事實，「你們到底嗑了甚麼！！你們兩個白痴到底又是怎麼做事的！」

「我們是滝雲鎮的館主特地拜託來調查的，也就是...館主認可的普通訓練家吧？」

說真的，諾·威爾真的不覺得自己有哪裡特別的地方——但他所不知道的是，這句「普通的訓練家」在黑衣男子耳裡特別刺耳。

「你們....」

「所以你願意告訴我們寶物的位置了嗎？」諾爾難得不禮貌地插話。說不定他也覺得對這種人不需要禮貌了吧。

「.....哼！」黑衣男完全沒有要告訴一行人的意思。「你們可以自己試著去找找啊，找得到的話算你們厲害！我們走！」遂準備帶著兩名手下離開。

「嘿—？我沒聽錯吧？到了這種情形還可以這麼囂張，哼哈哈、我真好奇你的大腦構造呢！」時鍊還是一臉嘲諷。

「隨便你怎麼想..」

「我知道！我知道！」把秋葵跟小哈當作娃娃在抱的男孩忽然衝出來，指著黑衣男說，「我有看到他們把寶物埋在附近的樹下！！」

現場十幾雙眼睛全部集中在這個小孩子身上。

「甚麼...？！」

「小朋友，你知道寶物在哪裡喔？」諾移動到男孩的身邊，蹲下詢問。

「知道哦，位置我還記得很清楚呢！」

「.....這樣的話，那三個人就沒有甚麼特別的價值了吧。」望梭的聲音忽然沉了下去。

「啊，這麼說來，」諾爾吐了吐舌頭，「那個，時鍊先生。」

「剛剛你們還沒趕到這邊來的時候，望梭小姐被那個黑衣男『性騷擾』了呢。」

「.....」

「.....」

「.....**哈啊？^^**」

「嗚.....別胡說八道，我可沒做這種事...哇啊？！」

一道高高的冰牆把入口堵了起來。

只見望梭舉著手，身後站著一隻表情同樣^^的拉普拉斯。

「你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我會相信朋友說的話呢，**還是你們說的話呢？^^**」

「既然已經沒有價值的話，那麼就算對你們做了些甚麼東西的話，應該也沒有關係吧？」

「反正，戰鬥本來就是會讓人**受. 點. 傷**的嘛。」

「鍊大哥，我也來^^」

「呵^^好啊，一起來吧^^」

「.....諾、秋葵、小哈、小老翁龍，我們去把寶物找回來吧。」諾爾牽起男孩的手，識相地把其他人全部一把支走，「我們先回寺廟裡好了。」

「這邊可能要需要一點時間呢。」

「好啊！我先順使用手機找餐廳如何？諾爾你喜歡哪種料理呢.....」

~完~

【No.439 時鍊的部分】不含標點數: 3684字+???191字

【No.211 望梭的部份】不含標點數: 5125字

【No.604 諾. 威爾的部分】不含標點數: 6446字+封底(?)設計

【No.159 諾爾的部分】不含標點數: 7619字



「所以呢爺爺，那個讓盜獵團的人傾盡全力想要奪取的寶物是什麼？」(○▽○)

(○_ゝ○)「HOHOHO....乖孫，你好奇心真重。好吧，爺爺來告訴你吧。」

(○_ゝ○)「這是屬於我們兩個寶可夢之間的秘密哦。」

(○_ゝ○)「是很大、很漂亮——渾身閃耀著螢螢藍光的——特別有效的——

道具
——潮濕岩石哦！」

「但是那個不是到處都撿得到嗎？」(○д○)

(○_ゝ○)「對於居民來說，能夠幫助他們解決旱災的就是最好的【寶物】了吧。」

(○_ゝ○)「潮濕岩石，可以讓住在寺廟的我們為大家祈下更多、更久的雨水！」

(○_ゝ○)「【寶物】本身是什麼，並不重要啦！」

(○_ゝ○)「不過沒有人類知道這件事，所以總是有些想太多的壞人盤算著搶來賣呢。」

(○_ゝ○)「HOHOHOHOHO~~」Σ(○д○)